

我与大众日报的未了情

□陈继绳

孩童时期我就喜欢读大众日报。那时，报刊发行只有邮局一条渠道，邮局门口都设有阅报栏，张贴的都是大众日报。今天看到的琳琅满目的报刊，有一些当时还未创刊呢！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家有一位亲戚，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时一直在大众日报社匡亚明社长身边工作，常讲一些革命战争时期大众日报的往事，使我身心受到启迪。

记得我在济南关正觉寺街一所中学读初中时，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常与一位同窗好友经趵突泉前街去国货商场二楼泺源区文化馆阅览室看报刊。好友喜欢画画，他从小学到初中崇拜小韩(韩美林)老师、刘小青老师(后为漫画家)。在大长方桌子的一角，他总是痴迷地看美术方面的杂志。我呢，就爱钻在报纸堆里苦读报纸。常看的有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

有一天我从大众日报上读到老记者程宏写的一篇稿件，题目是《戴小三回到妈妈怀抱里》，写的是幼童戴小三从重庆外婆家被交通运输部门“托运”到济南的故事。读着读着我禁不住哑然

失笑——这戴小三(大名戴家骥)是我三姑的孩子呀！

说实在的，读报也能上“瘾”。有时窗外的路灯亮了，管理员三番五次下“逐客令”，我们还是“雷打不动”。有位老作家说“煮字疗饥”，我看读报也能“疗饥”，不然“报痴”们读报，怎么能忘了回家吃饭呢？

生活中结交了大众日报这个益友获益匪浅，我的语文写作水平提高很快，小学、初中我的作文经常是语文老师选读的“范文”。

上世纪50年代末，我考入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今上海理工大学)就读。没有想到学校校长吕纪1943年曾任大众日报印刷三厂(石印厂)厂长，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在学校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及教学改革举办的诗歌创作比赛及征文比赛中我屡屡获奖，受到吕校长等校领导的表彰。政治辅导员何老师操着江浙口音的普通话亲切地对我说：“战争时期我在你们山东大众日报社工作过。”我想，1945年新四军政治部印刷厂从南方撤退到山东，并入大众日报社，何老师可能是新四军的吧！

上世纪60年代末，我常

读报常写稿，大小“豆腐块”常见诸报端，受到大众日报济南记者站的“赏识”，有幸与李绪厚、王懿诚同志一起下去采访，一起编稿。老同志的职业操守、执著敬业潜移默化地感染了我。每有稿件见报，绪厚同志传话说某某稿件受到总编或老编辑好评时，我心里总是“甘之如饴”，成就感油然而生。

上世纪80年代我参与了山东出版社、山东科技志的资料征集与编写工作，去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拜访了当年大众日报社分管印刷的一些老同志，每到一地都受到热情接待。在北京拜访1940年任大众日报社印刷部部长、时任邮电部办公厅主任的郭克刚同志时，还未进门，就听到他女儿高声喊叫：“爸，老家来人啦！”在上海见到1940年任大众日报印刷四厂厂长、时任上海电管局党委书记的于光时，于光同志赶忙吩咐食堂备饭招待；去杭州拜访1938年任大众日报印刷厂第一任厂长的于一川同志时，天正下着大雨，我患了感冒，也许是急于见到革命老前辈的信念支持我，在路上正逢红十字会议诊，遂喝了

一杯感冒冲剂，感冒居然神奇地好转了。于老深情地说：“一路走来不容易啊！从1938年6月就筹备办报了，最初选址沂蒙山顶一座破庙里，后遭日寇多次围剿，多次转移，一边打游击，一边印报，好几位同志为革命的新闻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说到这里，于老的眼角红了，我的思绪也回到那烽火连天、枪林弹雨的峥嵘岁月，眼前闪过一个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的身影……

通过对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大众日报老同志的拜访，我对山东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脉络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原来山东的新闻出版事业是“一家人”，1944年诞生的山东新华书店、1946年建厂的山东新华书店印刷厂(山东新华印刷厂前身)都是大众日报社分出来的。大众日报革命历史源远流长啊！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也许是缘分使然，上世纪90年代，我儿子大学毕业后进入山东省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成为服务全省报刊的公仆。看来，我与大众日报的未了情还将传承下去。

她让我懂得了珍惜

□韩振军

与大众日报相识、相知二十余年。相较于这份报纸七十余年的光华岁月，我的这二十年，只是她茫茫读者天地间的一粒尘埃，可在我个人的人生路途中，这二十年却是最为阳光的时期，这期间她让我认识了社会、融入了集体、懂得了珍惜——珍惜我走过的每一天，珍惜我身边的每一个人，珍惜我在稿纸上写下的或在键盘上敲击出的每一个字。

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与这份报纸相识的情景。二十一年前，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我独自一人，从远在大山深处的基层连队到地处省会城市的干休所报到。卸下背包的那一刻，一种脱离大山、融入城市的窃喜在眉宇间萦绕，可面对着陌生的环境、陌生的面孔，还是免不了有些拘谨。正不知所措之际，一个年龄相仿，一身相同的绿军装，甚至连肩上扛着的军衔都和我一样的女孩儿走到跟前，笑吟吟地又很礼貌地用双手递给我一份大众日报：你是刚来的？今天是周末，咱们班长外出，明天再给你安排工作，你先看看报纸吧。

接过战友递给我的报纸，一声真诚的道谢之后，坐在床头，心绪慢慢平静。这么多年过去了，对于当天大众日报上刊登的新闻事件和精彩文章已经记不真切，可那份报纸的名字和日期却清晰地记着——《大众日报》，1992年8月1日，星期六，农历七月二十三……“八·一”，是军人的节日。那一天，是我离开家乡来到部队度过的第一个建军节；那一天，曾赐予我太多的感动；那一天，幸运之神化作了一份不经意间到手的报纸，悄无声息地为我指明人生的航标。

干休所的工作很繁琐，可不管多忙，我总会挤时间浏览一遍当天的大众日报。遇到好文章，来不及品读，就先剪下来，收藏在自己的《报集》里。等到我主管报刊订阅的时候，大众日报就成了办公室和每一户老干部常年订阅的报纸。

转业到地方以后，受工作环境的影响，我看不到大众日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同事的电脑上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网页。哦，原来大众日报已经有了自己的网站，于是赶紧咬牙买了一台电脑。自此，打字练习，点击网页，注册会员，上论坛发帖，这期间不知教会了多少人，度过了多少个孤灯相伴的夜晚。屈指算来，从成功注册会员到如今已有近十年的光景，在这十年的历练中，我借助这个网站与更多的大众日报编辑、记者取得了联系，结识了许多才华横溢的朋友，成就了出版个人文集的梦想，多次被邀请参加网站组织的大型座谈、访谈活动，有几篇文章还在网站或报刊举办的征文中获了奖，还曾经被网站管理员推荐担任文学论坛的版主。

二十余年了，蓦然回首，原来文学写作一直都与我一路同行，而要追溯这条色彩斑斓的文学路，又都起源于那个夏日里那个美丽女孩儿手中的那一份大众日报。一如中国社会发展的脚步，大众日报也在适应着时代的变迁，从当初的只有邮局订报才能阅读，发展到如今的网上看报，在感慨着“小小荧屏方寸间，书山学海走天涯”的便捷时，我更无限怀念着当年的情景，无限珍惜着那份纯真的战友情，当然，更感谢她笑吟吟地递到我手上的那份——《大众日报》。

大众日报，天天在我身边

□王世卢

七十有五的我，不但是大众日报的同龄人，而且是“沂蒙老乡”。但我真正认识这位“老乡”，应是1953年。是年，我转入临沂城随舅父读书，在他老人家的办公室里，我与这位老乡相识了。

通过舅父的介绍，我知道，十二月生人的我，应是“小弟弟”。“大哥哥”也是这样认为的，初次相见，他就把我揽到怀里。他无事不通，无事不讲，世界的、中国的、过去的、眼前的，事事讲得明明白白。从那时起，我就天天听“哥哥”讲故事。有些故事听了怕忘，我就记在本子上。这一听，就是六年，“哥哥”的故事记了满满两大本。这些故事，扩大了我的视野，提高了我的认识水平和写作能力。

1962年，我走进农村学校教书。经过“哥哥”多年培养的

我，开始把发生在农村的新人新事记下来，寄给“哥哥”。“哥哥”当然高兴，不但鼓励我，还给我寄来一张“聘书”——聘我为大众日报农村版“骨干通讯员”，每月还给我寄来“报道提纲”。提纲简明，但指导具体，有时连“题目”都列出来了：“说说俺村的小钢磨”，“夸夸咱的抽水机”，“民校虽小办大事”……在“哥哥”的指导下，我利用家访深入调查，并把自己认为新鲜的故事写下来寄给“哥哥”。

我与“哥哥”的书信来往，坚持了两年有余，后来被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给打断了。这一断就是十多年，再与“哥哥”联系，已是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了。多年不通信，“哥哥”还能记得小弟吗？我以“是谁在片面追求升学率”为题，给“哥哥”寄去一稿，

谁知多年不见我信的“哥哥”，依然把我的短文刊登了，我高兴得蹦了起来。

高兴归高兴，但伴随着年龄增长，工作繁忙，岗位变动，自己对农村的调查少了，以往报道类的文字不得不停笔了。但“哥哥”的教诲已默化在心，积习已成，笔是停不住的，于是就“编故事”、写小诗、写“征文”。每年都有多篇见于报端，有些还被网上收存。我把这些短文收集起来，汇成本子，留做纪念。

退休后，一时间寂寞难忍。这时，又是“哥哥”帮助了我。我每天按时下楼迎接“哥哥”，“哥哥”的到来，如同“他乡遇故知”。亲人相逢，激动不已，在“哥哥”的启发下，熟路已断，又不后退的我，学会了“向旁边走”——写点东西。但自知水平太差，不敢寄给“哥

哥”，就试探市级小报，结果真的走通了。心中高兴，常以小诗记之。今录一首寄上：“退居小区乐无哀，熟料寂寞能成灾。幸得哥哥常相伴，《大众日报》天天来。”

读三年级的孙女承祺，写了首小诗“我家的床”：“我家一共四张床，爸爸和妈妈一床，我和布娃娃一床。奶奶和按摩捶一床，爷爷和大众报一床。”

听孩子说得真好。我和大众日报一床，这是我们兄弟亲密的真实写照。我相信，孩子们也会同我一样，爱上大众日报。

我与大众日报相伴大半个世纪，我们亲如兄弟。我的点滴收获，无不是“哥哥”教导的结晶，我忘不了“哥哥”，我离不开“哥哥”。“哥哥”伴我成长，给我知识，教我做人，“哥哥”天天在我身边。

与大众日报深结良缘

□刘玉浩

我叫刘玉浩，现年70岁。中共党员，现已退休。

当我在贵报上看到我与“大众日报”征文启示后，一下追溯到50年前的上世纪60年代初，顿时，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1963年，时任俺村大队会计兼团支部书记的我，年仅19岁。有一天，公社党委组的委员张文柏同志通知我去公社填写了一份“大众日报”通讯员登记表。事后不足一个月，大众日报编辑部就邮来一个大牛皮纸袋。纸袋中间，粘贴了一个长方形白条，上面印刷的字样是“刘玉浩同志收”。内有“经研究决定，你被录用为本报通讯员，代号为2800”

(因年限过长，代号记忆不一定准确)。至此，我和大众日报就结下了良缘，也开始我的写作生涯。

恰逢举国上下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我村团支部针对这一活动展开了一系列活动，被威海市评为先进团支部，在团员青年中涌现出很多先进典型。大众日报编辑部每月都来信约稿，我先后共投了八九篇通讯报导稿件，刊发了四篇。记得，最后一次稿酬是5.2元，我用这钱买了几斤糖果分给团员青年吃。如今，回想起当时的场景，甚感欣慰。

在那个年代，村里的经济的确紧张，连订阅一份报纸都很困难。党支部书记对

我说：“为了压缩开支，下年的报刊就不订了。”我坚定地地说，别的报刊可以压缩，大众日报一定得订。报费我来想办法，于是，我就把库里的废旧报刊收集卖掉，还是不够，我就回家向父亲要了五元，这才凑齐，订了一份大众日报。

因“四清”运动的影响，我从政治到经济都遭到了很大的冲击，我的工作也发生了急剧变化。离开了大队会计和团支部书记的岗位，大众日报通讯员的事也随之无声无息了，信件和材料也停邮了，我与大众日报也就脱节了。

上世纪70年代初，我走上了教育岗位，办公室的报架上，我最喜欢看的报纸就是大

众日报。以后，我走上领导岗位，每逢年底订报刊时，首先订大众日报。不管调到哪个单位，都是这样。

我认为，大众日报的内容丰富全面，时间性、准确性、真实性比较强，特别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把握及时准确，真正是先进文化的代表，很贴切广大人民群众，很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

现在，我已经是一位花甲老人了，大众日报伴我走过大半人生旅途。在我有限的余年，我还要让大众日报伴我走到人生的尽头，去感受时代的脉搏与律动。

在大众日报创刊75周年来临之际，我衷心祝愿大众日报越办越好，再创辉煌！